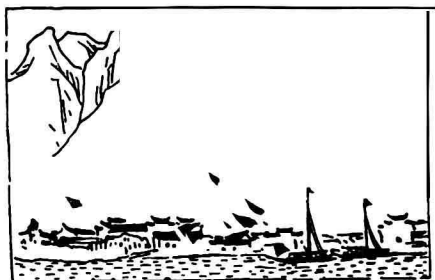


東塘怒火





鲁塘怒火

——村史片断

建德县大洋公社鲁塘大队党支部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

毛 主 席 语 录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前 言

遵照毛主席在全党“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的指示，我们在进行路线教育时，办了一个阶级教育、路线教育展览馆。现在，把阶级教育部分的一些材料，编写成《鲁塘怒火》一书。

这本村史，记录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大敌人对于农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记录了农民对于地主阶级的反抗和在党领导下的斗争。因此，它是进行阶级教育的一本教材。老一辈通过忆苦思甜的阶级教育，更加激发起“饮水不忘掘井人，翻身不忘毛主席”的阶级感情；青年一代，“由于缺少政治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不善于把旧中国和新中国加以比较，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国人民曾经怎样经历千辛万苦的斗争才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而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要经过怎样的长时间的艰苦劳动。”他们更需要进行阶级教育，才能牢记阶级苦、民族恨，翻身不忘本，永远跟共产党闹革命。同时，这些材料也是“奴隶们创造历史”的真实记载，对于刘少奇一类骗子所宣扬的唯心史观，是一个有力的批判。这些就是我们编写这本村史的目的。

鲁塘大队位于浙西，紧靠兰江西岸。村庄依山傍水，有鲁塘、乌淇头、文坞垄三个自然村，是建德县梅城区大洋公社的一个大队。

解放前，鲁塘的农民与全国人民一样，头上压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那时候，鲁塘村有一百四十八户，雇农、贫农和中农，有一百三十一户，占总户数89%；地主、富农17户，占总户数11%。全村耕地面积的80%以上，被地主、富农占有。他们就凭借这些霸占来的土地，依仗国民党反动派的势力，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使广大农民日益贫困，许多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终日在死亡线上挣扎，过着牛马一般的生活。

封建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剥削，非常残酷。除了地租剥削、雇工剥削、高利贷剥削之外，还要巧立名目，吸取农民的血汗，诸如屋基包租、大斗收租、荒年不减、熟年随增等等几十种。全村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向地主、富农租种了九百多亩土地，每年受地租剥削达二十多万斤稻谷，占了收获的绝大部分。农民辛苦一年，难饱几餐。据不完全统计，解放前，全村有十五户典妻卖子，有九户外出讨饭，五十八人给地主、富农当长工。“长工做到老，不如一根草；干的牛马活，吃的猪狗食。”有个叫王土生的雇农，给地主当了几十年长工，折磨成病，被地主赶出门，饿死在一个破凉亭里。……

哪里有压迫、有剥削，哪里就有反抗、有斗争。广大贫下中农忍受不住这种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怀着“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革命义愤，纷纷起来同阶级敌人斗争。他们举起扁担，捏起拳头，抡起秤砣，同日本鬼子、国民党反动军警展开英勇的搏斗，有的还愤怒痛打恶霸地主、反动富农。这种“反抗地主和贵族的黑暗统治”的农民革命斗争，表现了中华民族的“光荣的革命传统”。一九四六年前后，全村有

三位贫农参加了人民军队。在党的领导下，拿起枪杆子，走上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下江南，鲁塘从此得解放。在毛主席、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广大贫下中农斗地主、闹翻身，从奴隶变成了主人，结束了几千年的苦难史。看看今天的幸福生活，想想过去的悲惨历史，我们深切地体会到：只有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才有光辉的前途，才能从胜利走向胜利。

编写村史，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件新的事情，由于思想水平和写作能力的限制，书中还存在不少缺点和问题，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鲁塘大队党支部

1972年7月

目 录

前言

二层地狱·····	共产党员	陈启良 (1)
种田人为什么饿肚皮? ·····	贫农	唐仕良 (5)
阎王账·····	贫农	陈云涛 (11)
石灰债·····	共产党员、残废军人	徐祝卿 (14)
长工仇·····	贫农	唐彩滨 (16)
女佣人·····	共产党员	高桂花 (20)
小长工·····	共产党员	方忠良 (24)
五间茅草屋·····	贫农	王飞荣 (28)
打掉拦路墙·····	共产党员	鲍儒森 (32)
黑心秤·····	共产党员	方忠良 (37)
群起抗暴·····	共产党员	鲍儒森 (40)
参加新四军·····	共产党员、残废军人	徐祝卿 (43)
斗倒地主把身翻·····	共产党员	鲍儒森 (49)

结束语

二 层 地 狱

共产党员 陈启良

解放前，我家是全村有名的穷老大，父亲给地主种田，母亲忙家务，一家过着缺吃少穿的苦日子。一九四六年，父亲因为劳累过度，不幸死了。父亲一死，家里的生活就更加困苦了。

有一天，妈对我说：“启良，家里好长时间没有米下锅了，我跑了几天，也没借到一升米。还是你去砍些柴，换点米……”不等妈说完，我就拿了一把柴刀，带上一根扁担，上山砍柴。走出家门口，见邻居唐彩滨也去砍柴。于是，我们一道上了山。

那年头，地主的山，穷人不能去砍柴。穷人要砍柴，只有上“众堂山”去砍。俗话说：“众堂山，大家砍”。因此，离村近一些的“众堂山”上，柴草早被砍光了。我们翻山过岭，走了许多路，才在一座“众堂山”上，看到零零落落的几棵小松树。当时，柴贱米贵，一担松木柴，只能换到两、三斤米。为了能多换一点粮食，我用了很大的力气，挑了两大捆松柴，到镇上换来两斤米。

谁知，米还没有下锅，祸事就到了。地主唐道三的老婆，带了一个背枪的伪警察，气势汹汹地闯进我家。一进门，地主婆就破口大骂：“陈启良，你好大的胆！今天看看我的厉害！”说着，就指使伪警察把我绑了起来。这时候，我还不

知道是怎么回事。绑好以后，他们把我推出门外，我一看，唐彩滨也被绑来了，才知道是为了砍松树的事情。

地主婆把我们带到大洋镇的伪警察分局。这些坏家伙，早就串通好了，我们一到，伪警官马上进行“审问”。那家伙把惊堂木一拍，大声喝道：“陈启良、唐彩滨，你们无法无天，竟敢私砍唐道三的树木，你们犯了法，知道吗？”我们不做亏心事，不怕吃官司，就理直气壮地对伪警官说：

“山有界，树有桩，我们没有砍过唐道三的松树。”这时，地主婆忙从旁插话说：“我亲眼看到你们背着松树，从我家的山上下来。”我们回答说：“我们是从你家山上走过，但我们没有砍你家的树。不信，可以上山去查！”地主婆一听，忙撒谎说：“我已派长工上山看过，你赖不掉！”那时候，伪警察和他们是一鼻孔出气，根本不分青红皂白，硬要我们赔款赔礼。我们坚决不依，伪警察分局就下令将我们“带法院审判！”于是，几个伪警察就七手八脚把我们带上一条小船，送到县城。

这时，地主唐道三的老婆，请来了一个“讼师”，捏造事实搞起一张状子；又给伪法院的审判官，送去一大包礼物。

旧社会，有钱就有理，伪法院的审判官，被地主婆塞了腰包以后，不问情由，就要我们供认，砍了唐道三家多少松树？我们两个据理力争，说：“法官先生，我们根本没有砍唐道三家的树。”伪法官看我们不肯承认，就暴跳起来，拍案大叫：“你们砍了唐道三家树木，犯了法，还想抵赖。来！给我押下去！”几个伪警察给我们上了手铐，送进了乌龙山脚的牢房。

我们一进牢门，牢头（狱吏）就向我们要“牢福”^①。我和唐彩滨都是穷得家里揭不开锅的人，哪里有钱交“牢福”？牢头看看我们实在没有什么“油水”可榨，就露出一副凶相，挥动着手中的皮鞭，喝道：“穷鬼，当心吃我的鞭子！”说完，把我们两人关进一间又黑又小，又脏又臭的“鸟笼子”。监狱的牢头没有拿到我俩的“牢福”，总是不甘心，想来想去，最后找到了一个“窍门”：白天，他把我们押到东关的一个地主家里做工，晚上，又把我们关进牢房。这样，既省下了我们每天的两碗饭，又捞到一笔工钱，等于一大笔“牢福”。事后，我们才知道，凡是关进去的人，牢头都要敲竹杠。“牢福”交得多，苦头就少吃；没有钱交“牢福”，就得吃大苦头。

那个牢房里，关了几百人，大都是和我们一样的穷人。有的是因为交不起高额地租，被地主投入牢房；有的是受不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压迫，进行反抗而被抓进牢房。在牢房里，我们一天只能吃两碗又酸又臭的黑饭，加之，蝇飞虱叮蚊子咬，把我们折磨得苦死了。

关了七天，大概是伪法官翻破了他的反动刑律，还找不到判我们罪的条款，不得不把我们“交保释放”。但是，仍旧少不了他们的拿手好戏——敲竹杠：一人罚一担半稻谷。这场冤案，说穿了，就是给地主长了一次淫威，给贪官污吏发了一笔横财。对于我们穷人，真是雪上加霜，生活更加困苦。

我和唐彩滨拖着瘦弱的身体，走出了牢房。我们虽然走出了这个人间的小地狱，但我们没有走出人间的大地狱。回

① “牢福”：旧社会狱吏剥削“犯人”的一种花样。

到村里，许许多多的“牢头”又要吸我们的血；回到家里，一天两餐薄粥也吃不上呵！

那一年，我家被罚了款，加上天灾，生活实在过不下去了。我和十一岁的弟弟给地主当了长工，妻子给地主婆当女佣人。一家人东分西散，再也不象个家了。

解放以后，党和毛主席把我从二层地狱里救了出来，这才使我有了个家，我们穷苦人成了国家的主人，生活也越过越幸福。我要永远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为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

种田人为什么饿肚皮？

贫农 唐仕良

在万恶的旧社会，地主霸占着大量土地，用高额地租盘剥农民。每当秋收时节，他们都要贴告示或者派出狗腿子，限期将租子送到。农民放下镰刀饿肚肠，地主不劳而获粮满仓。这种吃人的世道是多么的不合理！

一九三四年遇到大旱，一连一百多天没有下过雨。在今天来讲，有电灌不用愁。那时遇到这样的旱灾，就没有办法了。村里的水塘底朝天，兰江有水车不上。我们日夜盼望老天爷下雨，但天天是火球样的太阳。眼看着辛辛苦苦种起来的稻子被晒得枯焦，真是焦坏了我们农民的心啊！

一天，我到地主徐达源家报旱情，刚跨进门，躺在太师椅上的地主劈头就说：“仕良，你把租谷担到谷仓边去过风车。”我说：“今年天大旱，收不起谷。请你到田头去看看，收起来的谷，我们平分。”地主把脸一翻说：“不管天旱地涝，租谷一粒也不能少，今年不交清，你明年就别想再种我的田了！”我气得两手发抖，冲着地主说：“这样的年成，你收了我的租也是有罪的。”

收割以后，地主徐达源派来狗腿子，把田里收的一点谷子全部拿了去。我的两个孩子眼泪汪汪，站在空箩筐边，直瞪瞪地望着我。这年，除了饿肚皮，还背上了一笔债。

第二年春天，我正要犁秧田播谷种。地主徐达源闯到了

我家。“乌鸦当头叫，没有好事到。”一家人都在担心要出祸事了。果然，地主打开一本很厚的鱼鳞册，对我说：

“仕良，去年你欠了租，今年我要召田^①了。”我一愣，对他说：“去年受旱，照理应该减租。你不肯减，田里收起来的稻谷，你已全部拿去。欠的租谷，也得等今年收成后再交。”地主听到秋后再交，就皮笑肉不笑地说：“你是老佃户，想继续种，就再租给你。不过，今年的租谷要加码子。”地主硬是将每亩的租谷加了一成。

这一年，年景还好。孩子们拉着我说：“爸爸，等稻割起来吃餐白米饭吧！”那时候，穷人吃餐白米饭真是不容易啊！每逢青黄不接的时候，我们都是吃“苦叶菜”、“葛蕨根”、“三十六桶”，别说孩子吃怕了，就连我们大人也咽不下肚。我对孩子说：“大家用力点，割了新谷吃餐白米饭。”

到了割稻的时候，谷子还没有晒燥，地主的狗腿子就上门逼租了。他一手夹账本，一手握算盘，的笃的笃一算，所有的谷子只够交地主徐达源的租。我对地主的账房说：“二东家，我们一家人长久没见过米了，留下一点吃餐割稻饭。”狗腿子凸出两只眼珠子，凶神恶煞地说：“这个我不管，有多少担多少，担了再说。”我那筋瘦骨碌的两个孩子，一听谷子都要担走，连忙把装谷子的箩揪牢不放。可是，租债比山高，压断穷人腰，地主手里算盘响，好比砍来一把刀。

村里有不少和我一样的佃户，将一年用血汗泡出来的谷子，担啊！扛啊！背啊！身负千斤重，脚踏豺狼道，把租子

^①召田：地主收回租田，另外出租，以获得更多的租谷。这是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一种手段。

给地主送去。这担去的是我们穷人的血和泪，这背去的是我们穷人的仇和恨。

租谷挑到地主徐达源家里，他抓了一把又一把，咬了一粒又一粒，先是嫌谷潮，后是嫌谷毛，发现谷子里有一根草，就凶狠地问我：“这是什么谷？”我没好气地说：“这是血汗谷！”他气汹汹地说：“倒到风车里去！”徐达源家的风车，风力特别大，一担最好的谷子，经它一吹，只能剩下八、九斗。我踮起脚，把谷子往风车的虎口里倒。风车打黄谷，痛在穷人心。想起我村穷人徐兆标给大洋镇上的一家地主交租，看到风车打黄谷，气得徐兆标用扁担痛打地主的事，我也恨不得给地主徐达源当头一扁担。

这样一风一量，谷子差了三斗，地主要我补足。我气得两眼冒火，愤愤地说：“要谷一颗也没有了，要人你扣下吧！”地主眼珠一转说：“扣人不如扣箩！”地主要把我一担新板箩抵押去，这时，我再也忍耐不住，就冲着徐达源说：“你们这些吃白食的家伙，究竟还讲不讲道理？”地主一听，暴跳如雷。他气急败坏地说：“就是要扣，看你们这班穷骨头能有多大本领？”说完，就把我一担新板箩抢走了。

谷子被地主吞了，家里的孩子还在等着吃餐白米饭。我趴在风车底下，一把一把捧起吹出来的谷子，狗腿子用脚来踢我，不许我捧。我问他：“这谷子你们不能顶租，为什么不许我拿走？”他没话可讲，只好让我把风车底下的谷子扫起来。

我回到家里，只见一家人都在床上哭。原来我那五岁的女儿得了急病，两眼上翻，两脚抽筋。我想，准是饿坏了。连忙用从风车底下拿回的谷，舂了点米，叫孩子妈煮白米粥。天

黑了，我们一家人都守住这五岁的女孩子，她妈把白米粥一匙瓢一匙瓢往她嘴里喂，可是，孩子只有出气没有进气，边喂边吐。孩子妈哭着对她说：“这不是‘三十六桶’，是白米粥，你喝进去吧！”我也急得没有法子可想。这漆黑的夜多长啊！我坐在床沿上，望着墨黑的窗外，盼望早点天亮，再去想想别的办法。天还没有亮，我那连一口白米粥都没进口的孩子，就断气了……。

水里泡，油里煎，熬到了解放。

今年，我六十一岁了。看看新社会这幸福生活，我年纪大也闲不住。队长派我当队里的饲养员，我就想尽办法把猪养好；贫下中农选我当村校贫管会的成员，我经常到学校走走，看看老师和小朋友，关心下一代的成长。红小兵要我讲讲过去的事情，我就给他们讲讲“种田人为什么饿肚皮？”让他们明白过去的穷人为什么会受苦，永远不忘老一辈人的血泪仇，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跟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不再吃二遍苦。



